

兔兔路

TINADANNIS 作品

无意间翻开本书，你也许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兔兔路四部曲

兔兔路

TINADANNIS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冤鬼路 / Tinadannis 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12

ISBN 7-5057-2302-2

I.冤... II.T...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274 号

书名	冤鬼路
著者	Tinadannis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62000 字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302-2/I·630
定价	2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鬼路

contents 目录

- 001 第一章 血光
- 009 第二章 女鬼
- 017 第三章 断档记录
- 031 第四章 真相
- 039 第五章 诗谜
- 047 第六章 高人
- 055 第七章 方丈
- 063 第八章 废庙
- 071 第九章 诀别
- 079 第十章 孽缘
- 087 第十一章 前尘
- 095 第十二章 突变
- 103 第十三章 谁是凶手
- 113 第十四章 传说
- 121 第十五章 再起波澜
- 131 第十六章 诅咒日记

冤鬼路

目录 contents

139 第十七章 人才是最可怕的

147 第十八章 死灵

157 第十九章 虎咒

167 第二十章 半鬼界

177 第二十一章 梦

185 第二十二章 侏儒之死

193 第二十三章 道可道

201 第二十四章 谎

209 第二十五章 两魄一体

217 第二十六章 永隔奈何

225 五年冤鬼路 Tinadannis

229 这,真的很不错 莲蓬

232 遥想当年,万人空巷 KCN

233 那条路 白尽含

237 连指尖都怕到冰凉,泪落在手背 镜子

240 在恐怖中绽放的美丽忧伤 笑印茵瞳

242 悬恐读者们有福了 纳兰元初

243 纳米辣评荟萃 莲蓬等

246 编辑手记



兔鬼路

第一章 血光

传说,在夜深人静时走过这条小路的人,一定会满脸
惊恐血流满面地死去。她不信,一个人逞强跑去了。结果
怎么样呢?……她临死前拼尽全力跟我说了两句话:“一定
要死的,逃不掉的。”

传说对于大学校园来说,早已如家常便饭,或者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秘密。当一代又一代的天之骄子离去,它却生了根似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怨恨,跟爱一样,也可以无边无际。因此才有了传闻中永远无法消失的噩梦——只属于校园的噩梦。

月色如水,悄无声息地流泻在这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学校园里,寂静如黑暗般迅速扩散,瞬间便弥漫了整个天空。教学楼里的一间间灯光与天上的繁星争相辉映,街旁挺立的各式复古灯柱下,一尊尊雕塑般的身影错落地点缀着周围的花圃,行色匆匆的行人,忙得见到了熟人也只是简单地地点头打个招呼就擦肩而过,更遑论那些连走路也捧着书在看的人了。素有书卷墨香之地美称的校园,在期末考试来临之际,还平添了一份凝重和急遽。

“坏了!”何健飞在走廊上本想掏出手机来看时间,谁知手机没找到,却发现把最重要的英语书落在宿舍里了,取而代之的是八百年前早已考完的体育理论。他愠怒地看看旁边正极力忍住笑的舍友张传勋:“说什么来晚了没位置,被你催啊催,催成这种结果。这下好了,我看我去攻读体育理论博士都绰绰有余了。”张传勋按捺下幸灾乐祸的冲动,笑道:“反正我带了,不过没啥笔记,我不看的时候你就拿去先凑合着瞅几眼吧。你英语那么好,还读什么?”说着从书包里拿出书来,打算向何健飞炫耀一下,却一眼瞧见书的封面上印着四个似曾相识的大字“体育理论”——原来他也带错了。

张传勋恼怒中又带点尴尬地将书包推给已经笑得靠在柱子上的何健飞:“明天就要英语考试了,我还有N个单词没有背熟。那个眼镜张历来喜欢抓人重修,我得马上赶回宿舍拿书。你先帮我霸住一个位置。”何健飞止住笑:“自修时间校车不开,从这里走回宿舍起码要个把钟头,你这样一去一回,就是拿到书也没多少时间看了。”张传勋说道:“这个不用担心。啸天前几天跟我一起在电教楼旁边,探得一条小路叫赤岗顶,直通我们宿舍那条主校道,不用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了。”何健飞笑道:“那你去吧,顺便把我的也带来,好像就放在桌面上。”

何健飞一个人进了教室,随便找了个位置开始翻看高数。看着看着,心里不由得犯嘀咕,张传勋是个极端内向的人,平时只喜欢待在宿舍上网或玩游戏,怎么会有兴趣去探什么小路呢?前几天隐约听别人说起,在前几个星期的民主投票中,秦啸天以几票之差输给张传勋,失去了优秀学生的荣誉称号,一直怀恨在心,又如何肯跟张传勋一起在校园里游逛呢?越



想越觉得不对劲。两个钟头已过,就算是走主校道也该回来了,却仍旧不见张传勋人影。何健飞再也没心思看下去,略略收拾了一下书包便匆匆地赶去宿舍。

电教楼位于老校区的东北角,从风水方位来看,五行缺金,左右无池塘湖泊,唯有四周古木森森,是个福则至福,祸则极祸的地方。由于新的多媒体功能课室落成,这座旧电教楼已经很少使用,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仓库存放废弃的电子仪器。因为年久失修,外墙的水泥早已脱落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斑斑驳驳暗黄色的砖块,几道深绿色的苔带蜿蜒而过,最后淹没在墙脚半人高的草丛中。这不过是栋可有可无的建筑,学生们之所以知道它,多半是因为学校在吹嘘功绩时,总爱拿它跟多媒体功能课室作对比的缘故。

不知是不是这一带街灯比较昏暗的原因,何健飞在电教楼前面转了几圈,始终没找到张传勋说的那条叫赤岗顶的小路。宿舍关门时间将近,何健飞只好放弃继续搜寻的想法,登上了校车。由于在电教楼那里耽搁了时间,何健飞回到宿舍时已经快十一点,班里的同学大多习惯在十点半的时候回来,除了自己那间宿舍四楼的灯光全都是亮着的。张传勋不在宿舍?何健飞心一紧,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四楼,忙不迭地摸出钥匙开门摁灯,却见两张桌面上还端端正正地摆着两本英语书,而张传勋的书架上,除了书包里面的几本外也没见少。

难道他出了什么事?来不及想清楚事情的究竟,何健飞把两个书包往自己床上一甩,抓起钥匙就往外冲,刚到楼梯口,就见同班同学黄达开抱着一堆资料走来,讶异地问道:“宿舍就快关门了,这么晚你还急急忙忙地到哪儿去?”何健飞忙将张传勋的情况告诉了他,黄达开听了笑道:“四教开了几间通宵课室,听说里面还设有教科书借阅室,去电教楼肯定经过那儿,我估计他是嫌走路累,跑到通宵课室去拼搏了。这里是大学校园,他一个大男生,你还怕他有什么事?英语试卷上我还有一大堆不懂的地方,你来我宿舍给我说说吧。”何健飞听他这么一说,觉得也是自己敏感过头,就放下了心,道:“我宿舍没人,静一点,你还是来我这里吧。”

转眼已到半夜一点,何健飞放下英语书,困倦地打了个长长的呵欠,准备上床睡觉。挂蚊帐的时候,何健飞望着床沿上的一个挂钩迟疑了一下,他在想今天晚上有没有必要把招魂铃挂起来。何健飞的另一个隐秘身份是法术界中人,他两岁就被收入五台山门下,跟随当时佛家泰斗五台山方丈智能大师学习法术,成为法术界中最年轻有为的俗家弟子。因为五台山

镇鬼众多，与鬼界结怨甚深，所以出山后何健飞习惯晚上挂一个招魂铃用来示警。自从进了大学之后就很少挂，一来大学乃读书圣贤之地，鬼神同尊，二来也是自己懒惰，招魂铃通常是一个月就只挂那么一两天做样子。可是不知为什么，今晚心底总有一丝不祥的预感，想想那东西挂上去有百利而无一弊，何健飞最后决定把那件五台山五大法器之一的招魂铃挂上去。

“叮叮当当……”半夜，高分贝的铃声愣是把何健飞从梦乡拉回现实中，他翻了个身，迷迷糊糊睁开眼，见窗户两边的窗帘飘得老高，才记起睡觉前忘记关窗户了，外面可能就要下暴雨，所以突然起了这阵大风。“停！”何健飞一道黄符封住了招魂铃，咕哝道：“这烂招魂铃，有鬼来响，有风来它也响，还说是有什么有名的法器！”正骂着，突然发现蚊帐外面，靠阳台的地方立着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何健飞一愣，低声道：“传勋，你读完书回来了？”那黑影并不答话，却开始一步一步向他走来，何健飞奇怪道：“你怎么了？我问你你怎么不说话？”那黑影仍自顾自地向他的蚊帐慢慢逼近。想起招魂铃持久的异常响声，何健飞顿时心生警觉，一掀被子敏捷地坐起来，沉声喝道：“你是何方幽鬼，不去冥界轮回，跑这里来干什么？快退下去，否则休怪我五台山法器无情。”话音一落，黑影顿住了脚步，却并没想走的意思。借着从阳台处透进的几缕朦胧月光，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个黑影忽然缓缓地抬起双手，接着又开始移动步伐，笔直地向何健飞的床摸索过去，眼看就快到了床边。

挑衅？何健飞大怒，一手拈起一张黄符，一手猛地掀开蚊帐，外面空荡荡的，黑影早已不见了。何健飞站在床边正狐疑地打量四周，这时，门外却有了动静。“呜……呜呜……”一阵低声的抽泣若有若无地响起，听到那熟悉的低沉嗓音，何健飞总算松了口气：“传勋，你刚才干吗不说话，把我给吓死了。怎么了？受了什么委屈？”说着跑到门边握住门把一拉，谁料那门结结实实地丝毫未动，开了灯一看，发现门锁了双保险，是他昨晚亲手锁上的。

门并未开锁，房内先有黑影，门外后有哭声，还有招魂铃的响声，何健飞背上渐渐冒出了冷汗，他呆了一会儿，还是拿出钥匙开了双保险，然后万分小心地拉开了门，低声叫道：“传勋，你……”只说了半句，他不禁就愣住了。走廊上一片寂静，两边宿舍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哪有什么人影？这间宿舍离楼梯很远，如果传勋要跑掉，不仅时间不够，也没有可能不弄出响声。他听得清清楚楚，刚才那声音分明就是传勋的，难道说……正想得头

痛，“砰！”房内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何健飞忙回头看，张传勋的英语书掉到了地上。他复又向门外望了一望，仍是毫无动静，料想也许是哪个小鬼误闯进来，只得重新锁了门，把窗户关好，捡起英语书，继续回到床上睡觉。

凌晨五点，一阵震天动地的敲门声，还伴有紧张而高亢的叫声，把何健飞的睡意彻底吓飞到了九霄云外。这次，何健飞已丧失了去门外查看的耐性，气冲冲地跑到窗前，拉开窗户大吼道：“是谁在外面发疯？知不知道现在几点？”黄达开满脸惊恐地立在门外，全身颤抖得厉害：“健飞，出事了！出事了！传勋死了。”霎时，何健飞脑内犹如响了一个闷雷，大脑一片空白。黄达开还在语无伦次地说道：“听说就死在主校道上，脸上充满惊恐的表情，眼珠子都爆出来了，全身都是血，又找不到伤口在哪儿，校领导全到齐了，警察局来了一大队人……”何健飞一把揪住黄达开的衣领，哑声道：“传勋什么时候出事的？”黄达开被他脸上的神情镇得一愣，顿了一下才道：“法医还没说，尸体是一个保安四点多巡逻的时候发现的。你问这个……”何健飞张开嘴急速地吸了一大口外面清冷的空气，藉以平复心中的狂涛骇浪。半夜来的那个黑影，门外离奇的哭声，还有那本忽然掉下来的英语书，果然是张传勋的鬼魂！那时的张传勋已经死了！何健飞蓦地想起师父曾说，冥界在奈何桥边有一个洗冤池，过往鬼魂中有冤死者，都必须在此清洗，去除心中郁结的怨恨，方能通过奈何桥前往冥界轮回，否则化为冤魂，永世存留世间接受冥界的惩罚。由于很多冤魂没有自主说话的能力，因此据说他们在经过洗冤池时，都要平抬双手至肩的地方，作为表达有冤的形式，向掌管洗冤池的冥界使者申诉。这么说来，张传勋那个古怪的抬手动作，难道就是他在向我报冤？他为什么不向冥界使者报，非要千辛万苦跑到我这里来报呢？何健飞刹那想起了所有问题的答案：张传勋是少数几个知道他法术界身份的人。莫非杀死他的凶手并不是人类，而是……

“又有人死了吗？呵呵……逃不掉的，每年都一定要死几个才行，唔，逃不掉的，逃不掉，你去了没有呢？假如你心存怨恨，就全部发泄出来吧！呵呵……”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上了楼。何健飞惊疑道：“那师兄嘴里说的是什么？”黄达开悄悄道：“别理他，听说他女朋友去年也是这样血流满面地死去，他受了打击，回来哭了几个晚上就变成神经兮兮的样子了。”说话间，何健飞开了门，抛下他飞快地向楼上跑去。黄达开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何健飞顾不上跟他解释，他隐隐觉得似乎整件事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只是死了一个人。

五楼的走廊上，那师兄正拖着呆滞的步伐蹒跚地移动着，何健飞在离

他三米远的地方猛地停住了脚步，沉声道：“师兄请留步。听师兄话语似乎知道传勋是因何而死，麻烦请告知真相。”

“我？我不知道啊。”那师兄转过头来，高度近视镜片后面，深陷的眼睛里闪着诡异可怕的光：“我知道还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我知道的话她还会死吗？你那个同学是不是走了一条叫赤岗顶的小路？”何健飞忙点点头，心下一阵凄凉，直觉所料不差，果然与那条来历不明的小路有关。那师兄开口道：“我只知道，那条叫赤岗顶的小路早在几十年前就被私下里称为冤鬼路。”何健飞吃了一惊：“冤鬼路？！为什么会取这么可怕的名字？”师兄怔了一会儿，突然仰天哈哈大笑：“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我俩都不知道。那只是上一届留下来的传说，在夜深人静时走过这条小路的人，一定会满脸惊恐血流满面地死去。她不信，一个人逞强跑去了。结果怎么样呢？哈哈……她临死前拼尽全力跟我说了两句话：‘一定要死的，逃不掉的。’是的，逃不掉的，绝对逃不掉的。”那师兄再不搭理何健飞，转过身渐渐走开了。

赤岗顶？冤鬼路？昨晚自修时，何健飞的心结终于得以解开，一阵风似的又冲回了四楼。四楼的人大多跑去现场凑热闹了，一排宿舍几乎全部人去房空。从另一个楼梯口处，断断续续地传来极力压抑的饮泣声，在走廊上空四处飘荡，给这栋大楼又添加了一层悲伤的气息。何健飞来到428房前停住了脚步，然后一脚踹开了门，桌脚旁边蜷缩着一个人，抱着被子呜呜咽咽地哭，见何健飞进来，不由抬头望了他一眼。何健飞逼上去，冷冷地问道：“秦啸天，麻烦你解释一下有关赤岗顶的事情。”秦啸天愣了好一会儿，终于把持不住，把头埋在被子里放声大哭起来：“我……我只是想……我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死……传说都是真的，我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何健飞强压下满腔怒火，对准秦啸天的脸就是一拳，吼道：“人死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哭传勋会活过来吗？大家都以为杀传勋的是冤鬼路，其实真正的凶手却是你！”秦啸天整个人猛烈一抖，哭泣声戛然而止，宿舍里霎时一片死静。何健飞这才想起下来不是为了打人出气，深呼吸几下平复了自己激动的情绪后，厌恶地看着那渺小的身影，哑声道：“告诉我冤鬼路的传说。”

秦啸天的哥哥在学生会工作，前几天来看他时，给他讲了这个传说，叮嘱他务必要万分小心。冤鬼路，原名油岗顶，在建校初期就已经有了，曾经一度作为主校道使用。五十年前，一名女生在体检时被诊断为癌症，万念俱灰的她在此上吊自杀。在扫墓时同学们告诉她，那次诊断后来确定是误诊，她其实可以活得好好的。本来就万分留恋人世的她更加舍弃不了心

中的怨恨,终日徘徊在那条小路上,夜夜痛哭,从此晚上再也没人敢走这条路。几年后,一个男生半夜因为落下某样东西回去拿,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事发前曾有人看见他在那条小路上失魂落魄地彷徨,据称他的冤魂半夜还会回到宿舍,似乎在找那样他要去拿却再也拿不到的东西。几天后,又一个女生被劫持到那里奸杀。两件惨案的事发地点惊人地一致,惊动了学生会,经过几天几夜激烈的争辩后,终于通过一项决议,确认女鬼作祟,同时为了警示后人,取血为赤色之意,将油岗顶改名为赤岗顶。至此,每年赤岗顶再也没断过死人事件,死状一模一样,因此学生们私底下又俗称它为冤鬼路。校方为了保持声誉,严密封锁消息,因此赤岗顶极少为外界所知,死的大多是外校生和本校不知情的新生。

如果赤岗顶每年都死人的说法是真的,那么五十多年来,积聚了多少冤魂恶鬼,冤气之深可想而知,张传勋必死无疑。何健飞刚压下去的怒火又被挑了起来,他上前一步,抓住秦啸天的衣领把他提起来:“你难道就没有一点良心吗?你的人性到哪里去了?!”秦啸天迎着何健飞的目光,闭上眼睛痛哭流涕道:“我不是人,你杀了我吧!求求你,杀了我吧……”何健飞刚想一个巴掌掴过去,忽然发现秦啸天的身体周围,有一层青气盘旋围绕。冤气缭绕?秦啸天被冤魂附身!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那冤魂还释放出能量来阻挡何健飞对秦啸天的伤害。冤魂居然在保护他?何健飞一惊,不由得松开了手,按一般常理而言,冤魂附身无非就是想借其肉体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吞噬那人的灵魂,为什么秦啸天身上这只却这么舍命地保护他?

鬼路

第二章 女鬼

“我是谁？”一会儿，冤魂终于有了回应，声音缓慢而呆滞，“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只要知道我还爱着他就足够了。其实我知道，他还喜欢我。是的，还喜欢我的。”

何健飞退后几步，来到门口立定了脚步，秦啸天惊诧地望着面色阴沉一语不发何健飞，想不懂他究竟要对自己做什么。事实上何健飞正在开法眼观看冤魂的形态，青气中一个朦胧的白影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是一个面容姣好的短发女子，嘴里伸出半截舌头，软绵绵地搭在下巴上，眼睛里没有眼珠，只有眼白，此刻正像一条大蛇般盘在秦啸天的脖子上，很明显是一只缢死鬼。左看右看，都不过是一只一般的冤魂，不但妖力不强，怨气也不大，既然如此，为什么她不去投胎而要留在这里守护秦啸天呢？何健飞越想越纳闷，不禁用鬼语向冤魂传话道：“我乃五台山入门弟子，现有话问你。你是谁？你跟秦啸天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秦啸天见何健飞一下凝神观望，一下又对着他露出古怪疑惑的神色，然后嘴巴急速地动了起来，一翕一合的，但就是听不到说话音，以为何健飞遭受重大打击精神失常了，吓得他身子更加瘫软，靠在桌子边低哑地喊叫道：“救命啊！来人啊！何健飞发疯了！”可惜整栋楼绝大多数人都跑去看现场了，没人听见他惊恐而低沉的呼叫声。何健飞本来就厌恶他，此时也懒得向他解释，只是凝神等待冤魂的回答。

“我是谁？”一会儿，冤魂终于有了回应，声音缓慢而呆滞，并没有一般冤魂应有的飘渺不定：“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人都已经死了，还记挂着死前的身份有什么意义呢？我只要知道我还爱着他就足够了。虽然我是因他而死的，可是这不能怪他。都是因为受到那些可恨的女人的勾引，他才会跟我说分手的。其实我知道，他还喜欢我。是的，还喜欢我的。所以，我要留在这里，我要把那些女人都赶走。那么，啸天就是我一个人的了。灵魂，连同他的身体，永远永远都是属于我的了。”何健飞听着，心底冒出丝丝凉意，这个女子已经决定要与秦啸天的灵魂合二为一，共同操纵肉体了，这对于法力不强，只有找到替身才能免受痛苦的冤魂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牺牲，但同时，这样下去的秦啸天再也不是秦啸天了。爱发展到这地步，跟恨又有什么区别呢？

依照法术界的规矩，一般遇上了冤魂附身的事情都要施以援手。可何健飞实在是恨极了这个借刀杀人的罪魁祸首，二来也是出于对那女子的怜悯。何健飞心中暗叹一声，闭上法眼，回过神来对着还在声嘶力竭喊人的秦啸天正色道：“说实话我真想一刀劈了你。不过传勋是被冤鬼路所杀，你也确实不知内情。我若凭一己之私乱下杀手，恐怕会遭到天谴。所以我今天暂且放过你。但是你要听清楚了，这并不代表我何健飞原谅你，我仍然认为你不配做人，甚至连做狗的资格都没有。”说到这里，何健飞停顿了

一下，深深望了一眼秦啸天身上的青气，一字一句道：“玩火者终自焚。秦啸天，你的报应很快就会来了。”说完，不顾惊愕莫名的秦啸天，转身掉头而去。

由于发生了这么一件大事，整个学院被迫停课。何健飞不想去看现场以免勾起哀思，留在宿舍又睹物伤神，无处可待，只好前往电教楼再去探那天晚上没找着的赤岗顶。上次因为月色昏暗，看不太清楚，今天阳光强烈，几乎是一眼就可以看到，在电教楼左边有一条蜿蜒入内的白色痕迹，路两侧的杂草长得有半人高，郁郁葱葱的，也不知有多少年没经过修剪了。出口处的草丛有一些草半伏在地上，向两边微微分开，似乎是前不久有人路过留下的痕迹。分开杂草，进到路口，才发现其实这条并不能称之为小路，虽然两旁的草树茂密无比，并四处延伸它们的枝叶，但并不能掩饰路面仍算宽阔的事实。从路中央那仍留有淡淡印记的规划整齐的路界，可以依稀看出它当年作为主校道时是如何一番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热闹场面，如今却荒凉不堪，四处凋零破败。在路口的右边，竖着一个歪歪斜斜的低矮铁牌，拂去上面的斑斑锈迹，“赤岗顶”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赫然现出，其中“赤”字字体比其他两个稍大，也潦草得多，显然是经过改动的。这一切，无不契合着冤鬼路的传说。恐怖，像波纹一样，在这条极其安静的废弃小路上渐渐地漾开。

对于别人来说，这是条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小路，但对身为法术界中人的何健飞来说，看着它都是一种折磨。在拨开草丛进到路口的瞬间，何健飞全身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寒意从脚底涌起，一直蔓延到头顶，皮肤开始发麻，待不多久，胃里的东西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了。头晕、寒冷、反胃，经过法术修炼后的身体对冤气的自然反应在这条小路上全凑齐了。赤岗顶的冤气之深，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何健飞过于低估冤鬼路的力量，除了几张黄符，没带任何护身法器，现在已无法再支撑着察看一下，只好匆匆地在路旁折了一株小草，用来测冤气有多重后，便赶紧逃离了那条小路。

回到宿舍，那些看调查的人都还没有回来，但何健飞还是谨慎地把门、窗都封死，放下窗帘，只留阳台那扇窗户的一条小缝出气。拉过桌子，把拔来的小草放在桌面，然后脱下腕上的佛珠套住小草，用打火机点燃那株小草。草叶被烧成焦黑的粉状，“吱吱”的轻微响声在这万籁俱寂的环境里听起来特别清晰，一股糊味开始扩散到房间的各个角落。何健飞目不转睛地盯着小草，刹那间，异象终于出现了。佛珠先是缓缓地向外扩大，各颗